



公敌

王方晨·著

一个乡村帝国的发迹史
一个集团的发展史
一个人的权谋史

公敌

王方晨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敌/王方晨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404-7038-8

I. ①公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7220号



公敌

王方晨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刘雪琳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mm × 670mm 1/16

印张: 24

字数: 33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038-8

定价: 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第一章

1

去老人宅的路有多远……那就是传说中的老人宅，蓝娣亲眼看到啦！刚下车时还勉强站得住，但立刻就晕了过去。出租车几乎没停，轧过遍地的枯枝败叶，地老鼠一样，“噼噼啪啪”窜走了。“又一个好女子。”朦胧听到老人的低声叹息，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。“哦，好女子哩……”她只能感到有双老人的手在小心地翻动自己的身体。曾让她难耐的伤痛已经消失，她像片轻盈的羽毛，在夕阳下一簇灌木丛里起起落落。怪的是，心底倒清亮得很，恨不得真的变成羽毛，好使老人不费力就能把自己弄到一块装有轮子的门板上。

……蓝娣想象得出，无数女人历尽艰辛，在看到老人宅从浓密树丛后面隐现出来的那一刻，软绵绵仆倒在地……无数女人躺在坚硬而温暖的门板上，被老人慢慢拉回孤零零的宅院，在老人身边得到康复后，又

被老人安全送走。

蓝娣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往老人宅方向逃奔。一旦确信躺在了韩爷的土坯屋里，就像失落已久的灵魂终于找到需要附着的身体。

很快，她疼痛得叫唤起来。

“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……”在韩爷面前，她一点儿也不想忍着。“让我死吧。”她一次次哀求韩爷。草药的气味让她迷醉，却没能减轻她肿胀的痛楚。

韩爷一句宽慰的话也没有。他沉默着，一丝不苟地在她身上涂抹着自制的药膏，直到药膏将她完全包裹住，才开口说：

“疼是疼，你想自己真不要活吗？”

她感受得到，韩爷的热汗一滴滴混在了绿色药膏里，而且正在不可抵挡地向她全身渗透。她不禁哭了。她多想说：“我是你的。”心情却是一片痛悔。“韩爷，韩爷，我不要死。我对不起你。”她连声说。

“知道对不起我就好。你疼了就叫，也没什么。可再不要说啥求生求死的话了……你们都能活得很好。”

蓝娣呻吟着保证：

“韩爷，我要好好活着。”

“你这样说我就高兴了。你是好女子哩。”

“韩爷，可你在伤心啊。”

“我哪里伤心了，女子？”

“你声音打着颤呢，韩爷。”

韩爷没有动静。她本来是闭着眼的，却好像看到韩爷慢慢起身，走出屋门。一团黑漆漆的恐惧又马上将她攫住。她又开始了哀号，一直到半夜，才静息下来。她不知道韩爷是否回来了，却知道自己是个奄奄一息的女人，一时间，如一团干燥的粉尘，往无边的虚空里消散开去。

等她重新睁开眼睛，是在三日之后。她虽气虚力弱，心头却清亮得很，目光也是清亮的。药膏块的下面，皮肤水嫩。

韩爷没在屋里，她以很低的角度观察着屋里的一切。她想到了这里就是很多女人心目中的圣殿。不管别人怎么认为，反正自己心目中的圣殿就是这样子的。

宁静……宁静，让空空荡荡的土坯屋如同茫茫宇宙。这里也找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：一把生锈的双管猎枪挂在墙上，枪下铺着一张老式雕花木床。

目光只在双管猎枪上停留了一瞬，就滑下来。她久久凝视着那张黑漆脱落的木床，不禁流下热泪。

哪怕再多一丝力气，她也会挣扎着爬到那张宽大的木床上，然后静躺平身子，像个纯洁的少女，等候韩爷归来。

而此时韩爷在哪里？耳边蓦地响起一阵淙淙水声，她毫不迟疑地断定韩爷是在水边。

后来她知道了，韩爷果然常常走到屋后一个水洼边独坐，一坐就是半日。

从后窗，从林子里看到他在那里，她都要小心地不让自己弄出动静，也的确不敢向他走过去，陪他坐下，一同看那清幽的水面。她也说不清自己心中的畏惧，仿佛自己即将触犯到的，是一个酋长神秘的领地。

就在那门板上，蓝娣躺了半个多月。韩爷让她起来，她才起来。韩爷也没扶她，她先蜷腿坐着，然后才站起来。

站起来的那一刹，她感到像是突然长高了，差点碰到屋顶。迈第一步，她也是有些担心的，只觉得两脚轻飘不定，蹒跚到屋门口，脚下才踏实了。

过去的半个多月，她满心渴望从四周观察一下老人宅的真实面目，可是，还在院子里，她就不愿意再往前多走一步。她不由得想到，在她之前的那些得到康复的女人就是这样被韩爷送走的。而且她也不敢回头，怕的就是遇到韩爷送别的目光。她在院子里踟蹰不前，就像身体还很虚弱。有心挪两步就在院子边的一只石礅上坐下，但到底还是走到了林子里。

一头青石羊缺了羊角，埋在土里半截，她坐在上面就不动了。背后

的树丛遮挡了韩爷的视线，让她感到安全了似的。在她周围，还能看出几个矮矮的坟头，但都覆在了草木下面。

她不害怕。

想到这个，自己都觉得可笑。经历过死亡的人，已经没什么可怕的。谁说墓穴不是每个人最后的窠呢？短短的时间内，她就坚定地打下主意。

她蓝娣这辈子在老人宅不走了，她蓝娣不管走出老人宅多远，总要回到老人宅里来。韩爷不收留她，她就跪地央求。韩爷不答应，她就把头磕破了事。再不答应，还有呢，撞死在他跟前算啦！跑出屋子，撞那只青色的石碾。撞死了，就死了；撞不死，韩爷要救就救，不救就等死……想到这里，蓝娣就笑了，脸上带着不管不顾的神情，好像她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什么挂碍。

她晃动着脑袋，扑簌簌又是两行泪下来。却暗恨自己，这哭是什么意思？是哭自己还能逃出命来吗？逃出命来，是该高兴的。

接着擦眼泪。擦一把脸上还湿，再擦再湿。不敢呜呜哭的，自己知道一哭就收不住了。

让韩爷听了她的哭声，会怎么想？他难过不难过？他对天下苦命的女人好，她觉得他对自己更好……这半个月的时间就是证明。在他的手下，她感到自己就是一块珍宝。就连她的父母，也不会像他那样把自己当珍宝看待。

她把泪擦干，但她立刻惊恐起来。明知道是在老人宅，也克制不住自己本能的恐慌。她猛地站起身子，迅速离开石羊，回到老人身边。

“是他……”惊恐的神色依然聚集在她的眼睛里，她在门板上蜷缩成一团，瑟瑟地抖，喃喃自语，“是他……是他……”

“哪个嘛？”

她紧紧盯着韩爷，身子止不住抽搐着。

“是他……”她说，“他来了。”

她死死抱着两个肩膀，像怕自己散了架，十指如同钉耙，抠进皮肉里。

韩爷将蓝娣安抚下来就走了出去，却不是为了去找那个偷窥老人宅的家伙。

已过了十一年，常有人在老人宅附近游荡，胆敢走到林子里来的不多。老人宅不过是两间土坯屋。这里距佟家庄九里路，却有佟家庄的十亩地，原是庄上韩姓人家的祖田。老韩家的林地也在这里，因而那土屋历来既作护青之用，又是老韩家看坟人的寄身之所。时至今日，已多年没添新坟。

韩爷是佟家庄上唯一的韩姓人。老韩家人丁不旺，想来也是无奈之事，但好歹有这片林子留了下来。方圆二十里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再寻不出这样的好林场。老树倒不算多，但新树也都长大，其间杂花飘香。清早枝头婉转悦耳的鸟啼，能让轻柔的晨风带到数里开外。

提起老人宅，别说塔镇，就是在全县，也都得埋头思量一下哩……那个让蓝娣受惊的家伙，确实有些大胆。

自从韩爷搬到老人宅，早先还可耕种的那几亩地就荒芜了，没用韩爷动手，自己长出了杂树，与坟地上的林子连在一起。

韩爷为佟家庄操心二十年，老了就要这十亩地，荒不荒的佟家庄倒不会有人说什么，而这里也原本就是韩家的祖产嘛。四时八节的，佟家庄也会送些粮食菜蔬，后来就是菜蔬不用送了。韩爷在西屋山下随意种了几畦菜地，就足够自己吃用，况且一个老人，每日所需也不多。

这块地绝好，都入了冬，那些匍匐在地的植物还有不少绿莹莹的，似乎仍旧没有停止生长。西屋山那儿有几棵眉豆，叶子枯黄了，前几日却又突发了五六箭紫红的花苞。

老人宅西南有乔大庄，东有大七上、小八下二庄，南有张岔楼，北有三里窑，四五个庄子的人，历年来为争这块地，没少费心思。争得最凶的还是离老人宅最近的张岔楼。

过去张岔楼的庄户很不仗义。这里辛苦耕作，他视而不见，单等庄稼熟了就下手，防了白日防不了黑夜。一季庄稼能丢一半多收成。

后来韩爷名声大了，别说到这里来偷庄稼，朝这里望一眼，神情都得肃穆起来。看庄稼的土坯屋子自然用不着了，成了各种野物的老窝，屋顶也塌下半边，露出烟火熏黑的椽子。

当初韩爷说要搬这里住，佟家庄的人莫不怀疑。但韩爷从不打诳语，佟家庄的人也是知道的。韩爷说来就来了。先从小七上村买了十八亩地，又从张岔楼买了十亩，再加上从其他村子里买的三十亩，竟比过去的韩林扩大了五六倍。新买的地都荒着，韩爷没在上面种过一根草。后来人们打听到佟黑子曾提出过在韩林建座大宅子的，还要派些人来专门伺候，韩爷不同意，就只是把这两间看庄稼的屋子简单翻盖了一下。

韩爷只身一人来了，来了就再没回去过。

不光不回去，还不喜欢见人。头几年，即使佟黑子一年里也不过来看他两三次，每回来都要先派人探听一下韩爷的意思。韩爷乐意的时候少，佟黑子知趣，渐渐地也就不来了。上次见到佟黑子，是大年初一，佟黑子来给韩爷拜年。每回拜年佟黑子不是一个人来。

带了好多的人，但那些人都留在林子外面，只佟黑子一个人走进来。佟黑子不告诉韩爷林子外面有人，不问那些人能不能进来。

韩爷冷了心，都知道的。

佟黑子还没挨近林子，就感到了老人宅里射出的森森冷气。佟黑子在韩爷的面前，是微微地打着寒颤的，但他强迫自己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。这真是难为了他。他也看得出来，韩爷不想难为他。

韩爷谁也不想难为。是他自己难为自己，却又不得不如此。韩爷若连拜年都不叫他来，就真是难为他。

韩爷既不想为难别人，也不想吓唬别人，但远远地从林子外面看他，也常会让人感到他是个在坟茔中间游荡不定的魂灵。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出来，自己身上越来越没有声息。他走到秋分爷爷和麦子奶奶的坟边时，

没料想惊了树丛后面的一个人。

那人慌忙走开，韩爷瞥见他长了一张斯文白净的面孔，却也想不起他是谁，反正不是佟家庄的。虽有十多年没回佟家庄，但他这个年龄上的人，韩爷还是能够说得上名字来的。

那人故作从容，转过身，低着头，慢腾腾朝停在路上的车子走去。他一直没有改变速度。钻进车里，也是过了一会儿才开走。

以后的几日，这家伙又来过两三次。韩爷仍旧不理他，但他一看到韩爷，就装着没事人一样，忙把视线投到远处。往日有女人逃到老人宅，是不会有人跟来的。从老人宅走出的女人，在塔镇再不会有人敢动一指头。这也不是韩爷自信。关于这个，韩爷想都没想过，但事实就是，每年都不断有女人从塔镇赶来求助。

……那么，蓝娣莫不是从别处逃来的？蓝娣不是本地口音。只要问问她就清楚了，韩爷却不想问。

名字也不问，只叫她女子。

这几日蓝娣安静多了，但那种惊恐的表情仍会不时地流露出来。韩爷劝过她，要她不怕。她嘴上倒也答应不怕，笑容却凄然。韩爷想不起还要再对她说什么。对镇上的很多事，都生疏了。这种与世隔绝的日子，毕竟已逾十年。

先人的坟茔大多湮灭在了地下，留在地表的只有六七座，其他的坟茔都是韩爷后来发现的。每年的暴雨，都会冲出一两座墓穴。黄鼬、狐狸、獾、刺猬、野兔在林中做窝，也常常会把掩藏的墓穴扒出来。可惜的是，除了父母和秋分爷爷的坟茔，韩爷也记不清土里埋的是哪位先人。

秋分爷爷死在塔西商埠正式开张的第二年。那次发丧的场面轰动一时，墓碑也是韩爷亲自选下的。过去没有碑的，都没再立，包括他的父母。他记得自己小时候，这块林地里有石人、石马、石羊、石牛，连石虎都有。当年看坟的就是秋分爷爷。他到坟地来玩，骑了石马骑石羊，想不到一点对先人的尊重，秋分爷爷却从不阻拦。

一夜之间，坟地里的碑石全砸了，略有完整的也被人拉去垫了房基架了桥。

……墓穴冲出来，韩爷都会仔细地培起土堆。这些坟茔差不多都一样大小，韩爷也没有特别不同的对待。

大一些，小一些，又会怎样呢？韩爷想都不想这个。

今年夏季雨水多，没有冲出新的墓穴。八月十五后的一场连绵秋雨，却让林子西南角的地上塌了个窟窿。从窟窿里，能看到青砖垒就的墓室，但看不到究竟有多深。韩爷运了几回土，才把窟窿填平，起了不高不矮的坟堆。

从坟堆旁走过的时候，韩爷发现又塌了一些，就想去屋里拿铲子，再弄些土来培培。一抬头，竟看见田野上冒出了好几个人。他们随意走动了一阵，就聚在了一起，好像在商议什么，同时还有人不时地回头朝老人宅张望一眼。

韩爷不动声色回到屋里，取下挂在墙上的猎枪，对蓝娣说了句：“不知还好不好使。”蓝娣疑惑地看他，他就又说：“我去打只兔子回来，女子。你在家拾掇锅，咱爷俩儿炖兔肉吃。”

韩爷突然出现在林子边上，把那些人吓了一跳。韩爷举枪就射，子弹打在他们脚下。他们愣了一刹，就赶忙往车上跑。韩爷不放过他们，又连射了几枪。枪声在冬天的旷野上回响不绝。他们吓得连头也不敢回，韩爷就收起枪来，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要是塔镇的，就回去告诉黑子，让他来见我。”

那伙人开车跑了，韩爷拄着枪，立在那里，半日没动。他知道，自己是真的生气了。但他回到屋子时，只说：

“我手生了，没能打到兔子。”

他重新把猎枪挂到墙上。

隔了一日，晌午，蓝娣正要去屋山下的压水井旁洗衣服，看见有人从林子里钻出来。那人远远地招呼：“韩爷在么？”蓝娣疑惑地点点头，

站到门旁，那人也朝她点点头。韩爷在屋里说：

“志承么？”

那人走进屋去，蓝娣也就走开。不晓得那人在屋里跟韩爷说了些什么，反正她都把衣服洗完了，也没见他出来。

衣服有她的，也有韩爷的，糅在一块洗，但统共没几件。她把衣服晾在绳子上，就去林子里走了一会儿。

这日的太阳奇好，阳光从枝头跌下来，跌到她身上，就跌出了朵朵火花。她只觉身上暖洋洋的，也麻酥酥的。她停下来，静静地看着韩爷的屋子，眼神却越加蒙眬，脸色也在慢慢发红。

忽然，她又跑回压水井旁，汲了满满一桶水。她提了桶走向韩爷的小厨房。一缕缕白汽从水桶里袅上来，藤蔓似的，缠了她一身。

井水一点都不凉，蓝娣细细清洗了自己。她出来的时候，只有韩爷一个人在屋里。可是，她没敢走过去。也数不清她绕着屋子来回走了几圈，好像她今生今世再也走不进那屋子似的。

挨到傍晚，她把饭做好，盛了送到屋里。韩爷吃完了，她才想起来，自己一口也没吃呢。韩爷劝她吃了没有，她不记得。她把饭碗收起，拿回小厨房，心里就开始悔恨起来。

悔恨自己在过去的几日里，那么不懂规矩。她怎么可以跟韩爷同桌同时进食呢？自己不过是个丫头……连丫头都不是。有主人招下才叫丫头，韩爷招了她没有？没有。她只能是一个连丫头都不如的人。她放下饭碗，就开始狠狠地扭掐自己。咬着牙扭，一声不出。指头都酸了，还不算完。她还要把韩爷吃剩下的全都吃完，一个饭粒都不剩。

蓝娣从来没像现在一样吃得那样饱，腿都吃沉了。她一步一步挪动着走到屋门口，又挪动着走进屋去。站在韩爷的床和她睡觉的门板之间，她没能抬起头来。两人几乎同时开口。

“女子，明日就走吧。你好了，远远地走吧。”

“韩爷，我要留下来！”蓝娣直直地看着韩爷，热烈的目光仿佛燃烧

的火苗，发出阵阵毕剥声。她紧走两步，扑在韩爷怀里。

“韩爷，我要跟您在一起。”蓝娣说，“我不走。”

韩爷无动于衷似的，还是刚才的口气。他看一眼放在小饭桌上的一叠钱，又说：

“这钱够你花些日子的，算是我送你上路的路费。记住，不要再到塔镇来了。”

蓝娣说：

“我想过了，韩爷。我想过了，我还能去哪里？”

韩爷就说：

“女子，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吧。”

蓝娣自言自语：

“我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女子，沿着莱河走，过丁公山，离这儿远远的……”

“哦，三山县，韩爷让我去三山县？三山县就没有小白楼？”

韩爷只说：

“女子，不管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都要绕着塔镇走。”

蓝娣不吭声了，好像正在暗暗努力，以把韩爷的话镌刻在脑子里。可是，每一个字都像是捉不住的泥鳅，从她脑子里滑掉了，而且也似乎带走了原有的东西。她的脑子里渐渐只剩一片空白，眼神也茫然起来。过了半日，才气息微微地说：

“韩爷，您不待见我是吧。哦，您不会待见我的。我知道，我脏，我是从塔镇小白楼出来的，可我真的好了，我洗干净了，韩爷……韩爷，您要赶走我也行。”

她抓住韩爷的手，慢慢把它往自己身上拉。她望着他，他的手在她怀里了。对他的手，她并不陌生。

一个老人的手，干干的，卧在她温润清洁的两乳间，像个休眠的兽物，纹丝没动。

她闭上了眼睛……可是，那手却又慢慢抽了回去。

“我有办法的，”蓝娣站起身子，静静地含笑对韩爷说，“您信不信，韩爷？我有办法的。我做不到。”

3

上午十点钟左右，蓝娣现身塔镇。搭乘的是一辆要去县城送土产的农用三轮车。闲聊中得知开三轮车的家住张岔楼，姓苏名洪康。

去县城有近路，不必进塔镇。这人很热心，为了让蓝娣少走两步，就专门选了另一条路。到了镇口，把三轮车停下来，意思是让蓝娣下车，自己走到镇子里去。蓝娣却待在车上不动，要他把自己拉到镇府广场那里。

那人叫苦不迭，说你就行行好吧，你不知道吗，进了镇子还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，要走开就难了，更别说广场那里了。他这破三轮车能开过去吗？蓝娣说，偏要你开！我在车上，看谁查你的车？那人就说，咱那话是不要说的，广场那里禁止农用三轮车通行，我也识两个字，不给自己找麻烦。

蓝娣说，知道我是从哪里出来的吗？话说着，不知为什么，竟含了两眼的泪，闪闪欲坠。

那人见了，吓了一跳。

她忙将泪水忍了，她想告诉那人自己是从坟墓里出来的，却只缓缓说，你送我到那里，我还要给你钱。

那人无奈，磨磨蹭蹭把拖拉机开进镇口。

还没到镇府广场，已有不少人发现了他们。三轮车一停下，一个戴着皮帽的年轻人就气汹汹走过来，对那村里人张嘴就骂，村里人不敢吱声，悲苦着脸看车上的蓝娣。

蓝娣把手抄在袖筒里，目不斜视。戴皮帽的人正要冲蓝娣斥骂，蓝娣一把扯下蒙在脸上的围巾，说：

“个孬种！瞎了你娘的眼啦，还不扶我下来！”

戴皮帽的人愣了愣，脸上却立刻笑了，赶忙要扶她下车，不料又被她骂了句：“脏爪子，拿开！”她自己从车斗上跳了下来。此人姓于，人送外号“干勾鱼”，镇上有名的闲汉，蓝娣这样对他，他一点也不恼，转头对村里人说：

“快走快走，要不是蓝娣小姐在这里，看我不罚死你！”

蓝娣问他：

“你罚了多少啦？”

“大冷天的，昨日一天也就五十多块，今日还没开张。”

“手里钱都给他，我坐他车的柴油钱！”

干勾鱼要把钱给村里人，那村里人还推辞不要，他一瞪眼，就只得接了，再不敢多言一句，突突突溜烟儿把三轮车开走了。干勾鱼跟在蓝娣后面，殷勤说：

“你怎么坐这破烂玩意儿，把这两瓣儿好屁股颠掉了咋办？说句话我去找车接你哪。”

“放屁！你去哪儿接我？”

干勾鱼笑笑，说：

“谁不知道哩，你让韩爷给……给留住了呗。”

蓝娣就说：

“你跟着我干吗？还不滚你娘一边儿去！”

干勾鱼说：

“我滚我滚。”

蓝娣一个字一个字地骂：

“个王八蛋！”

干勾鱼走开三四步了，回头还笑，说：

“啧，蓝小姐更有意思了。”

蓝娣就又骂：“王八蛋！”蓝娣走到了路南金珠饭店的门口，却不走进去，她扭着头，看身后的镇府广场，看了好一阵子。

冬天的广场，冷清清的，覆着一层干燥的尘土。广场的对过，是塔镇政府。塔镇上些档次的商铺、饭店大都集中在广场四周。

干勾鱼很快走到了广场的西北角上，蓝娣仍然发现他在回头看着。她又骂了一句：

“王八蛋！”

一股干风扑来，卷着尘沙，从她身旁吹过。

金珠饭店的服务员早看到门口有人，却见她站在那里迟迟不走进来，就走去迎接，恰巧听到了她的骂声，只觉得像在咒骂寒风，也像在咒骂塔镇。

她微微摇着头，进了门，径直走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她不说点菜，服务员也不敢张口问她，因为现在离午饭时间尚早，断定她不是来吃饭的，而且能够像她这样大模大样地走进金珠的人，在塔镇并不多。服务员小心地给她斟上茶水，就抽身去楼上向饭店的老板汇报了。

隔了不大一会儿，饭店的老板从楼上走下来，在楼梯口朝她一看，就认出她来，忙上前请她到楼上的房间里坐。她不动，透过玻璃看那广场，说自己就想坐着，坐在这里看。老板一连声地叫服务员伺候好蓝小姐，还说今天上午饭店就为蓝小姐一个人营业，预订的7号房8号房全给退了。吩咐完毕，又给蓝娣说声自己上去了。

蓝娣独自看窗外的寒风一阵一阵地吹，神情却越来越平静。好像发现了服务员在暗暗观察她，还回头对他淡淡一笑。

这时候，花仙娱园的聂海文经理匆匆走了进来。进来就说：

“蓝小姐在哪里？正要去县里呢，这不返回来了嘛。”

蓝娣对他的到来没表现出一点吃惊，她确实含着笑对他看呢。聂海

文又请她跟自己回去，她就高高挑着眉毛说：

“你说什么呢，姓聂的？我跟你回去？我怎么会跟你回去？你说啊，要我回哪里去？”

聂海文听了，抬手在自己又白又光的脸上打了一巴掌，解释道：

“我是说咱一块去到佟总那里坐坐。佟总本来也是要来请的，有事走不开，就叫我先来了。”

“我哪里也不去。”

聂海文翘起脸来说：

“姑奶奶，给我点面子不成？”

蓝娣轻轻朝他“呸”一口，说：

“还从没见过比你更不要脸的，你是佟黑子养下的一条狗。”

聂海文忍不住笑了，说：“就是就是。这样的话我爱听。我这张脸够俊的，可它到底能值几个钱儿呢？就因为它俊，更不值钱儿。不要了也罢。我不是吹，在塔镇，想当佟总的狗，一般人儿也还当不上呢，也就是我这样的历史老师才会当狗。咦？什么逻辑呀！话说到家还是有些面子的。”转头叫那服务员，“小龚，怎么安排这里了？像话吗！”

服务员如实说：

“金老板也说要请蓝小姐上去呢。”

聂海文就问：

“金打孔在哪里？还不下来！”

“来了来了！”金珠的老板在楼上应声道。

“你他妈在上面捣鼓什么呢！才下来！上面还有房间没有？”

金打孔委屈说：

“是蓝娣不要上去。”

聂海文半真半假地踢他一脚：

“蓝娣是你叫的吗！记住啦，要叫蓝小姐，叫蓝妈。从今天开始，蓝娣就是塔镇人民最亲最红的蓝姑奶奶！只要是蓝小姐动过的地方，就没